

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編印
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劇本選集之三

江蘇省代表團演出劇本選集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2 038 4281 4

江蘇省代表團演出劇本選集

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劇本選集之三

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編印

一九五四・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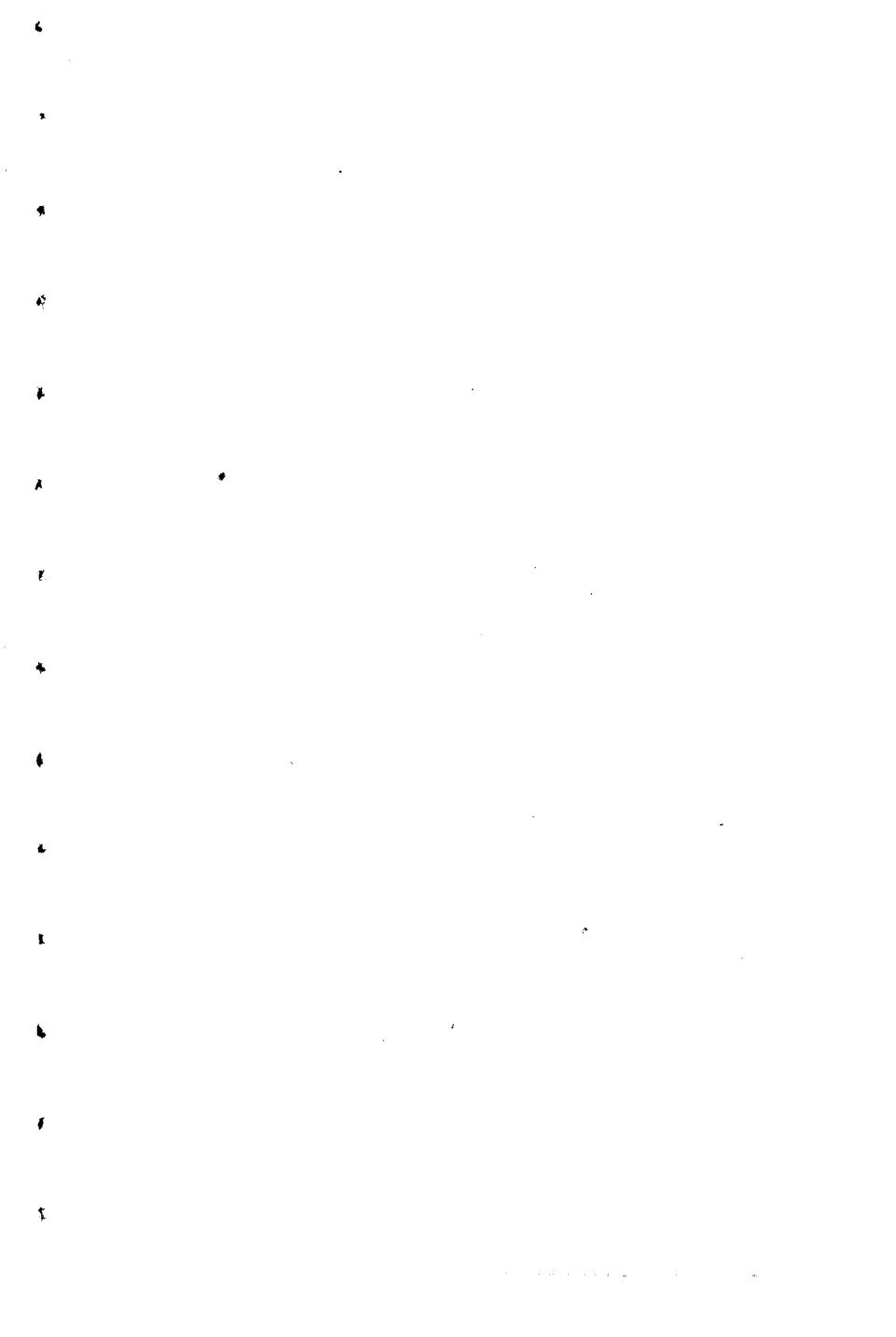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 錄

走上新路 (常錫劇)	五
雙推磨 (常錫劇)	六
庵堂相會 (常錫劇)	七
摘石榴 (常錫劇)	八
鴻雁傳書 (揚劇)	九
袁樵擺渡 (揚劇)	一〇
挑女婿 (揚劇)	一一
攔馬 (柳琴戲)	一二
喝麵葉 (柳琴戲)	一三
大過關 (淮劇)	一七
賣公送子 (蘇劇)	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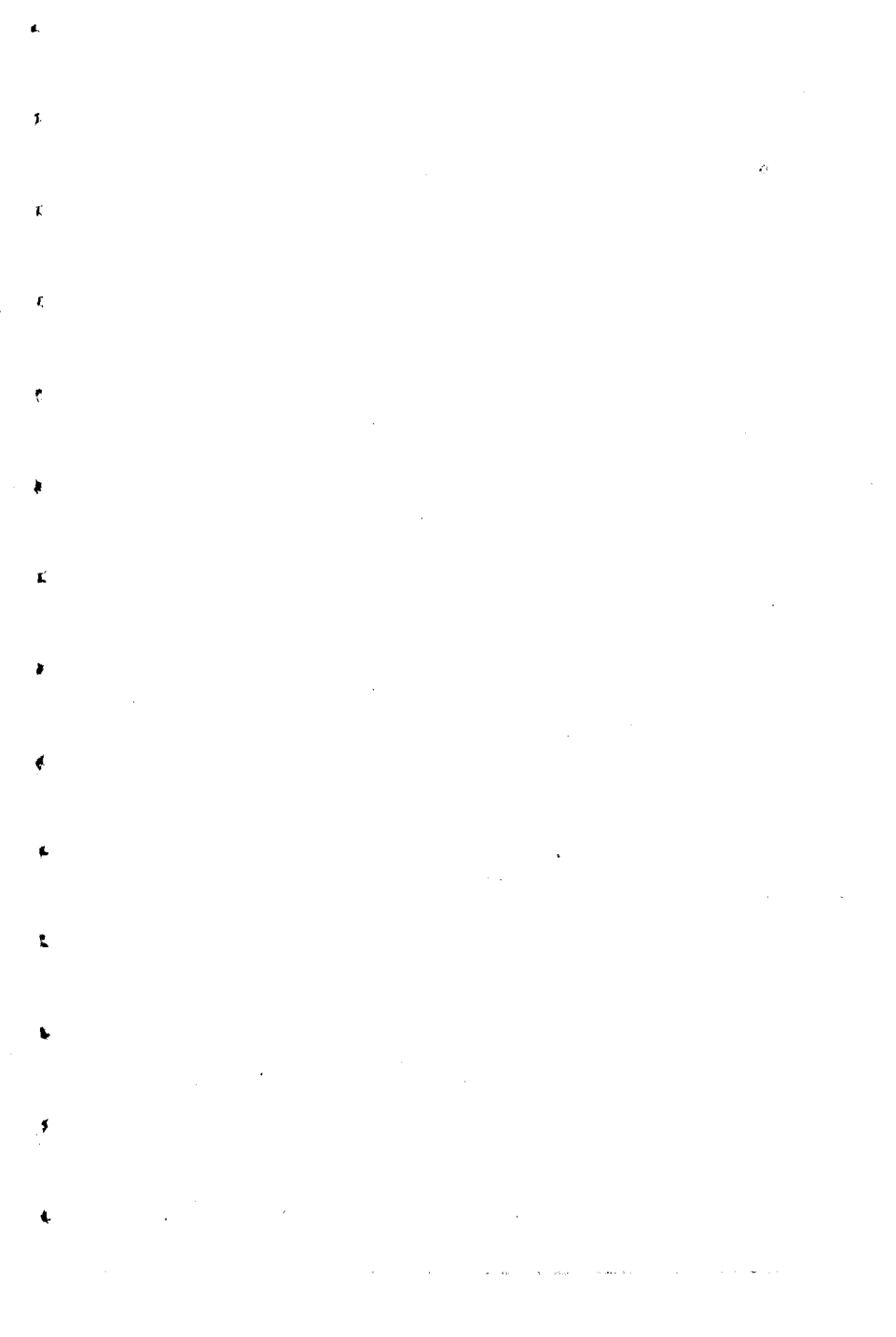
目錄

走上新路 (常錫劇)	五
雙推磨 (常錫劇)	六一
庵堂相會 (常錫劇)	七三
摘石榴 (常錫劇)	八五
鴻雁傳書 (揚劇)	九七
袁樵擺渡 (揚劇)	一〇三
挑女婿 (揚劇)	一二五
攔馬 (柳琴戲)	一三三
喝麵葉 (柳琴戲)	一四五
大過關 (淮劇)	一七〇
賣公送子 (蘇劇)	一八九



走上新路

(常錫劇)



走上新路

(常錫劇)

葉至誠 高嘯聲

人物：李瑞珍(簡稱李)——三十一歲，女，社幹，貧農。

張金林(簡稱金)——六十三歲，男，李的公公。

張小菊(簡稱菊)——十一歲，女，李的女兒。

劉炳根(簡稱劉)——三十三歲，男，社幹，僱農。

張伯文(簡稱伯)——四十歲，男，金林的大兒子，中農。

張學才(簡稱學)——十七歲，男，伯文的兒子。

學才娘(簡稱娘)——三十八歲，女。

周洪發(簡稱周)——四十八歲，男，富農。

社員甲、乙、丙、丁等。(簡稱甲、乙、丙、丁)

人物：李瑞珍、劉炳根、張小菊、張金林、周

洪發、張學才、張伯文、羣衆數人。

時間：一九五四年初春。

地點：江南某村。李瑞珍家門口。

桃花含苞待放，楊柳已吐嫩葉，田野裏，麥浪起伏，一望無際，野花遍地。

瑞珍家側面，是一條河，河上有一座較高的橋，半個橋面，在舞台角上露出來。

(劉炳根上)

劉：看呀！

(唱)北起河邊南到山，

那頭直伸到路西。

這野野豁豁一大片，

都是合作社的田和地。

踏遍田垌三百條，

不沾社外一脚泥。

五百畝土地連成片，

望望田頭也歡喜。

合作社今天要開成立會，

眼看又辦好一樁大事體。

(小菊上)

菊：媽媽在換衣服。叔叔，你怎不換件新衣服？

劉：做啥？

菊：噢，媽媽說個，今天合作社開成立大會，這是辦喜事。

劉：是啊，小菊，等歇你一道開會去，你也是合作社的小社員。

菊：我要到學堂裏去。

劉：今天就玩半天，你可知道你媽是副社長，等歇大會上還要發言呢，你不去聽聽。

菊：不，姆媽與我講好的，叫我好好讀書，回來好教姆媽學文化。姆媽現在辦合作社，我大起來要辦集體農莊。

劉：嘿，人倒小，目光倒遠得。

菊：叔叔，你袋裏放的是啥？

劉：筆記本。

菊：給我看看。

劉：不給你，你又要拿去的。

菊：我不拿。（劉給本子）

菊：新的。

劉：寫過三頁了。

菊：給我給我。

劉：瞎，說好不要才給你，你又耍了，不給你。

菊：我到學堂裏去了。

劉：來來來給你，給你，拿寫過的三頁撕給我。

菊：我來撕給你。

劉：（唱）叔叔給本子給了你，你說叔叔好不好？

菊：叔叔好。

劉：（唱）你倒還說叔叔好，

你娘從未說我好。

菊：姆媽也說叔叔好個。

（唱）姆媽做了一雙大鞋子，她說做給你叔叔穿。

劉：真的？

菊：已經拿給皮匠去上了，我到學堂裏去了。（下）

劉：瑞珍呀瑞珍！

（唱）說你對我無心意，你對我樣樣事情都關懷。

說你對我有心意，

我幾次要想講，

你拿閒話來又開。

我當了三十三光棍漢，

你是十年寡婦生活過過來。

爲啥還要拖來拖去拖時光？

瑞珍呀！你的心思不好猜。

（李瑞珍穿了新衣裳出）

李：好了，叫大家開會吧。

劉：還早呢，打扮得端端正正的，倒像個副社長了。

李：你算會取笑人，人家大了幾歲，穿件新衣裳都

不好穿了。

劉：誰取笑你，不是蠻好的。

李：都準備得差不多了吧。

劉：會場等都佈置好了。（故意嘆了口氣）唉！

李：有啥問題？

劉：不是。

李：那嘆什麼氣？

劉：瑞珍！

李：噫。

劉：我和你兩個互助組併起來啦！

李：併起來不好麼？

劉：不是。

李：那嘆什麼氣？

劉：現在，就是你和和我一起搞合作社。

李：這不是很好嗎？

劉：是呀！

李：那嘆什麼氣？

劉：噫，噫……瑞珍！小菊剛才告訴我，說你給我做了一雙鞋子。

（一個靜默，李正想說話，張學才匆匆上）

學：嬉嬉。

李：噫！

劉：噫！標語寫好了。

學：我還是現在走？還是開完了會走？

李：開了會再走罷！

劉：學才，這趟到縣裏去學會計，真是蠻好的機會

呀！縣委書記都會來給你們做報告的。

學：這趟總要拿新式簿記學會了。

李：學才，你爺可曉得啦？

學：（突然冷下來）還沒有告訴他。

李：爲啥？

學：（沉默不語）

劉：還不大通罷！

學：就是咧！

（唱）自從參加合作社，

我看他一直不高興。

回家來悶聲不響抽黃烟，

我看他吃飯睡覺不定心。

勿曉得他在轉點啥噲頭，

我想起此事就就心。

劉：唔！（唱）提起你爹張伯文，

是有一點不對勁。

他一歇說勞股分紅比例大，

他一歇說土地評產不公平。

最近叫他投資金，

他遲遲疑疑不答應。

學才！你家中不會無銅錢，

究竟爲啥他不肯？

學：（唱）有錢無錢我不知，

爲啥不肯我也摸不清。

李：（唱）伯文伯脾氣犟一點，

人總是個老實人。

只要尋出毛病找出根，

耐心和他講講也會聽。

學才呀！你不要愁眉苦臉不高興，

這趟去學習會計要專心。
嬌嬌我文化低得多無用，
將來辦事要靠你們。

兒子有事出遠門，
總要和爹爹講一聲。

學：（唱）那我就先到會場去，

開完大會就進城。（下）
李：（唱）伯文伯他爲何事鬧彊扭，

我也有點不定心。

炳根，你也要記在心上去弄弄清，
防他萬一出毛病。

劉：（唱）瑞珍不要太就心，

我們自己要拿穩。

別說羣衆散落落，
就憑幹部擺決心，

好像千里航木船，
完全靠的掌舵人。

李：（唱）只要拿伯文揪揪緊，
不會有啥大事情。

老話說百姓百人百條心，
家家都有一本經。

劉：（唱）要拿百人百心走上一條路，
我總覺得很費勁。

我看你就是魄力小，
顧三顧四主意拿不穩。

我搞過三年互助組，
社員的根底哪個摸不清。
羣衆對我們都信任，
辦社還不是篤定心。

李：（唱）莫非我真是胆子小，
莫非我真是瞎操心；

辦社是件新事情，
想起來夢裏時常要驚醒。

劉：（唱）你不要東想西想瞎操心，
不要黑頭人愁成白頭人。

李：（唱）人家和你談正經，
你倒拿人家尋開心，

你我都在爭取入共產黨，
要幫助我拿缺點來改進。

劉：（唱）這事情我也時刻記在心，
入了黨辦事更有勁。

但願你飛快進步跟上來，
要和你一同參加才稱心。

（後台羣衆聲起，衆上，張金林、張小菊與羣衆同上）

衆：開會啦！開會啦！

甲：兩位社長同志，去開會吧！
李：社長，社長，我名字都沒有啦！

乙：噯！社長訓話啦！（推甲一下）
金：走，到會場去吧。

甲：老頭子，你現在是太上皇了。

金：啥？

甲：不是麼，媳婦是副社長，孫子是會計。

金：呵！總算也不會落在別人後頭呀！

劉：走罷，走罷，開會，開會。

乙：社長下命令啦，快點開會去。（羣衆，李瑞珍、金林等都下）

周：社長，會場準備得像了，今天開會是要熱鬧熱鬧了，社長，區裏可會有人來？

劉：區幹部都到城裏去開會的，不會來了。

周：哎呀，這些幹部同志也真忙，現在辦事情真勿容易呀，就拿我小兒子林生來說吧，在南京機關裏做事，三年不會回來一趟，寫信去叫他回來一趟，嘿，他說一點空也沒有，家都不要了。

劉：噉，洪發，你是牛頭，社裏要買三條牛，上次叫你打聽打聽，那裏有牛賣，你怎麼不放在心上呀！

周：我正要來問你，牛總有的，不過要錢去買，要有錢的話，我上丹陽去一趟，十隻八隻好牛都牽得回來的。

劉：等一等，社裏沒有資金，你看張伯文，拖拖拉拉，到現在還不投資。

周：噉，說是說，一個人的思想也真奇怪，噉，我兒子在人民政府是個幹部，我也算是個工屬。

總路綫沒學習以前，還不是總想個人發財，總路綫學習後，思想一通百通，擺定決心，放棄剝削，誠心誠意參加合作社，說起來，人家還不相信哩。想想呢，也不能怪別人，我大小也總算是個富農，可我還會不擁護共產黨嗎？噉，互助合作，到社會主義，大家富裕，前途方向，再好沒有。

劉：是呀，洪發，你是變得很快的，可決心要擺定的，我這個人你也曉得不喜歡唔哩唔哩的。

周：你放心，我總不吃回頭草。

（羣衆叫：「炳根，炳根，你來一趟」，劉應聲下）

周：有勁個屁，唉！

（唱）他們心裏越高興，

洪發我就越昏悶。

我用盡腦汁想辦法，

搞垮合作社才稱心。

合作社若是辦得好，

我放債僱工去找啥人？

李瑞珍的心眼天生多，

她對我洪發防得緊，

我一面討好劉炳根，

一面引誘張伯文，

伯文若能退出去，

社裏會計就無人。

別人要當無能力，
這個位置我拿得穩，
只要會計到了手，
保險合作社辦不成，
讓我去找張伯文，
定要拉住他的心。

（張伯文沉思地上）

嗷！伯文，開會去。你算盤打過來啦，思想是
進步得，大公無私，寧可吃虧。

伯：你吊什麼心經。

周：伯文，我替你賬也算過好幾遍了，這不是睜開
眼睛吃老鼠藥。

伯：我自己還不明白？！

周：我看你是給合作社一股風搞糊塗了，明曉得合
作社看上你田好，有牛又有農具；還可以拿幾
個錢出來互助互助，就不敢說一個「不」字。

伯：洪發，我要問你一句話。

周：問什麼？

伯：哪你爲啥不退社？

周：這個……

伯：我倒弄不懂你，你勸我退，你倒不退，啥道
理？

周：我和你不同呀！

（唱）你中農不進不要緊，
我富農不進要出毛病。

人家已經罵我剝削蟲，
我再不放漂亮也不行。

如果我也是中農，
哪裏高興把社進，
做做生意放債，
日腳過來蠻安穩。

伯：（唱）你也說得太輕便。

周：（唱）句句閒話都是真，
共產黨有規定，
中農是十年八年由你等。

劉炳根他本事再大難違命，
他對你汗毛不敢動一根。

我若不參加合作社，
要拿我當外頭人，
我譬如種田傢生都丟掉，
破費錢財求太平。

伯：唔，我當你做弄我呢。（回頭欲走）

周：伯文，你不去開會了。

伯：不去了。

周：不去了？

伯：不高興去了。

周：我看你還沒有決心，有了鈔票不能夠賺。

伯：洪發你講的事情可靠得住？

周：我幾時騙過你？

伯：現在時候做生意……

周：（唱）共產黨做事一陣風，

運動一過就太平。

總路綫一來剝削就臭，

總路綫一過照樣香噴噴。

要曉得人在世上爲點啥，

天底下那有不要鈔票的木頭人。

共產黨樣樣事情都聰明，

這樁事情做得有點笨。

就說李瑞珍和劉炳根，

有光不沾我才不相信。

伯：唔！

周：（唱）別樣事情都禁得絕，

獨有做生意放債僱工無法禁，

明裏不做暗裏做，

雙方自願就做成。

伯：（唱）你說做生意是賺穩錢，

這話是假還是真？

周：（唱）你不是三歲小孩兒，

真假你也看得清。

我大兒子生意做了五六年，

從來不會虧過本。

這趙又賺了幾百萬，

你早聽我話也賺進。

不過主張要你自己定，

肯不肯你就講一聲。

伯：（唱）你倒不能把虧我吃。

周：（唱）伯文你把我當外頭人。

我洪發你還不相信，

我和你總算老交情。

我要欺也欺陌生人，

怎會欺你張伯文。

伯：（唱）閒話一句我相信，

你可不能告訴人。

周：（唱）我又不生神經病，

你也實在太就心。

本錢幾時拿給我？

伯：（唱）今晚黃昏再議論。

周：多少？

伯：一百萬。

周：只有一百萬？

伯：一百萬還少？我是決定退社才拿得出的，否則還要投資哩。

周：好好好，你兒子來了，停回再說罷。

（張學才上，周洪發溜下）

學：爹爹。

伯：做啥？

學：縣裏開會計訓練班，囍囍叫我去學習。

伯：去學會計？

學：是呀！囍囍叫我搭你講一聲。

伯：不要去。

學：不要去！

伯：唔！

學：怎好不去呢？

伯：叫你不要去就不要去。

學：我要去。

伯：你要去？你要去就去啦！不許去。

學：爲啥？

伯：沒有出息的。

學：那麼啥事體有出息呢？

伯：你別和我辯，叫你不就去就不去，我不參加合作社了！

學：（旁唱）這不是晴天裏響起霹靂聲，

驚得我目瞪口呆亂了心。

一肚皮歡喜變惱恨，

一腦子理想成幻影。

怎能够無緣無故要退社？

伯：（唱）我有道理你休問。

學：（唱）究竟爲點啥事體？

伯：（唱）你不要問來問去煩不清。

學：我不退。

伯：你不退？

學：我就不退。

伯：你做夢，你有本事啦！

（後台劉炳根聲：「伯文，伯文！」劉炳根上）

劉：伯文，馬上要開會了，你還不去？

伯：不去了！

劉：不去？

學：他要退出去。

劉：哎，這是真的？伯文！

伯：想想還是等了一年再說吧。

劉：這算啥話，伯文，我不是老早和你講過，社會主義這條路總歸要走的。

伯：是說，我遲早要走這條路的。

劉：那爲啥還退？

伯：我要退。

劉：還是要退？

伯：唔！

劉：你真要退？

伯：就是。

劉：（惱起來了，但又忍住）伯文，你不要弄錯了。

（唱）現在已經有了總路綫，

社會主義的前途看得見，

合作社來機械化，

我和你講過好幾遍。

伯：是說。

劉：（唱）社會主義就要到，

要用機器來種田，

單家獨戶用不來，

要拿土地連成片。